



爱语低诉系列

跌入 鸟 龙情关

台湾

洛芸

1247.5/2310

跌入乌龙情关



10396732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爱语低诉系列

跌入乌龙情关

(台湾)洛 芸 著

★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0 千字

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80605—361—1/I·309

定价：9.80 元

第一章

她快喘不过气来了！

她挥拳，她踹脚，却怎么也无法让扼住她细嫩脖子的巨掌给撼动分毫！

她倏地停止挥拳，两手掐住从她的脖子延伸出去的那只臂，她知道，她就快死了。

绝望的张开眼睛，她想在死亡降临之前看清楚取走她还来不及享受生命的人。

空气中，数分钟前因爆炸而尘烟弥漫的屋子，还是白蒙蒙的一片，不过，她逐渐涣散的眼还是依稀可辨出正前方模糊的巨大身影。

突然间，匹周围的飞尘消失了，也让她看清楚不断在她脖子上加重力的气的男人。

找不着焦距的目光在看到那双充满着狂暴愤怒与凶

跌入乌龙情关

猛恨意的瞳仁时，她失声尖叫，但尖叫声跑不出被掐得连一丝密缝也没有的喉咙，那股气直在她的胸腔里震荡着。

她暴突的眼珠子惊恐的大睁着，因为，一道伤口正从他的右脸颊开始裂开，一点点的裂着，鲜红的血液从男人脸颊上的裂缝处，一条，一条，细细缓缓的流出 愈来愈多，愈流愈快，直到男人的半边脸全在鲜红血色里浸透。

她开始哭了起来，多奇怪！她就快要死了，居然这能哭泣。

这男人已经纠缠她三年多了，而他脸上那道伤疤，是她的杰作。

他来找她索命也是应该的！她哭泣，他被她毁了容，虽然她是无心的，她将他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差一步就能研制出来的“小钢珠”给炸掉了，他杀了她她没话说，但……她也已经后悔三年多了。

为什么还要一直来跟她索命？，心灵上的煎熬比肉体的伤痛还可怕呀！他难道就没想过吗？

她已经改好了，真的任何认识她的人根本认不出现在的她跟三年前的她。

跌入乌龙情关

忏悔完毕，那只巨掌还扼着她的脖子，而她居然还没死！

那她继续哭好了，也许她的水可以让他软化，虽然这个希望比天落金子还难实现。

于是她一直哭，一直哭、一直哭……

蒙胧间，何婉琼隐约觉得脖子上的厘力松掉了，她睁开泪湿的双眼，一张秀秀气气的标致脸孔盈满她的眼瞳。

她下意识的再眨了几下眼，焦距和理智在眨眼的同时，迅速的重回她的眼和大脑。

阮宁宁看着依旧趴在桌上，眼睛不自觉的流着泪水的好友，不禁摇摇头。

“又作恶梦了？”她抽出张面纸：“不是跟你说别穿任何会勒到脖子的衣服吗？你看，你又穿高领的了！”她轻轻斥道，将面纸塞进好友手中。

何婉琼虚脱的从桌子上撑起自己，心情低落的拭着脸颊。

“这件领子比较宽，我以为没问题的。”结果还是作了恶梦了，那缠了她三年多的恶梦。

“没问题才怪，刚要不是我将你的领口给松开，你

早就窒息了。”

何婉琼沉默无语。

“婉琼，听我的话，去找心理医生看看，说不定他帮你把结打开后，你就不会再作恶梦了。”宁宁再吹苦口婆心的劝道。

她和婉琼认识两年多，但婉琼的“病症”历史却已经有三年多，原本婉琼是死也不肯透露的，不过，她阮宁宁也不是好打发的人，趁着高中三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同一间宿舍的优势，在她不断旁敲侧击兼逼问之下，婉琼终于弃守防线，将一切事情，源源本本的全告诉了她，且让她大吃一。

婉琼的外表，言行举止比她这个从小就在母亲严格近乎冷血调教下的女孩，都还要像个温婉的淑女，谁会想到三年多前的婉琼，竟是个不折不扣，胡乱作为的小太妹！

这还不打紧，有一回婉琼连气歹，在南部被一个女警给抓了，那女警竟然将她关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与四个大男人在一起，没想到……

“我真的不知道会变成那样；”当时婉琼在述这件事的时候，身体还不停的颤抖着：“我是看他一直向我

跌入乌龙情关

逼近，我一时害怕才会去踢倒那支雷射枪的，谁知道雷射枪倒下后不慎碰着了开关，不偏不倚的就打中了那个保险箱，而保险箱里头放着他花了好几年，就快到头。！成功的“小弹珠，结果，那个保险箱就在我们两个的面前炸开，里头的“小弹珠就这样没了。”她现在想起灰飞那时候脸上的表情，心里就不住浮起阵阵疙瘩。

接下来所发生的事，就是她恶梦的开始。

她没办法再复述一遍，将自己的记忆再带回那濒临死亡的恐惧感里。

“全是那个女警的错！要不是她把你丢在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你也不会无聊的四处逛，更不会不小心的去碰倒那个男人的东西，害你一条小命差点丢掉！”宁宁一听完何婉琼的话便气忿的骂道：要是让她知道那个女警是谁，她一定请个杀手去做掉对方！

“不关小玛姊姊的事，而且，如果没有她救我，我早就被灰飞给掐死了：”这一切全是自己做来的，怪不得别人。

“原来她姓马，她叫马什么？我叫我爸利用关系把她调去指挥交通。”虽然她爸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中东，但阮家在国内还算小有名气，调个女警去指挥交通不算

困难。

“小玛姊姊不姓马，她姓向，你应该也认识的。”

宁宁蛾眉微蹙：姓向？她认识的人谁的名字里有向跟马两个字，而且还是个女警。

当一个名字浮现在她海里时，宁宁脸色发自得差点跌下椅子。

“不……不会那么巧吧？”她无法相信“她一直崇拜敬仰的柏玛姊就是婉琼口中那个可恶的女警。”“可亚仁”两字是她自己加上去的。

“就是你崇拜，一直渴望考进警察大学当她学妹，却和她无缘的向玛，我们的小玛姊姊。”何婉琼残忍的证实；

宁宁呆愣的看着何婉琼，良久，她摇摇头。

“天啊！你以前一定很坏，所以才会被柏玛姊给如此对待。”她有点痛心，因为她知道柏玛姊是个公事公办的女警。

向家和阮家虽然没有常来往，但交情一直是不错的，尤其是自己上小学那段时间，常常下课就跑到柏玛姊上课的大学去看她摔人的英姿，哇！真是帅毙了。

而且柏玛姊还常帮她打跑老是偷跟在她身后的那群

跌入乌龙情关

臭男生，并护送她回家，所以在她心目中，正义使者长得就跟柏玛姊一模一样。

虽然那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，但由于正义的形象太清晰，所以宁宁到现在还有刻骨铭心的印象，虽然自从爸爸到中东，她上国中之后就没再见过柏玛姊。

“没错，我以前真的很坏。”何婉琼惭愧的低下头；一想到从前所做的蠢事，她就觉得愧对天下人。

“你别自责了，那个灰飞比你更坏——他不应该为了什么“小弹珠被毁就想杀了你，这种人存在于社会简直就是治安败坏，局势动荡的根源！”宁宁捶着督桌。

有机会的话，她倒想会一会那位灰飞先生，瞧他长得是啥模样，能让可怜的婉琼连作梦都梦到自己小命被他给握在手中。

结果三年了，她还没那个荣幸见到灰爪先生一面，反而屡屡被婉琼愈来愈严重的恶梦给吓到，她怕再这样下去，婉琼会精竭，一条小命就这么嗝掉。

“婉琼，听我的话，去找个心理医生看看，好吗？”

心理医生？何婉琼凄凄一笑，如果心理医生真的能帮助她安枕无忧，她也就不必继续忍受这种非人的煎熬

了。

“这几年来我已经看了超过十位心理医生了，不是他们能力差，而是我自己心结太深。”

宁宁不禁咋舌：十位！

“都没用吗？”

何婉琼摇摇头。那段记忆实在是太深刻，太可怕了。

“那怎么办？难道你要一辈子这样下去？婉琼，我不要失去你这个好朋友，”宁宁幻想起婉琼再过三年后的样子，是一副眼窝凹陷，两眼无神的痴呆人……不要！她不要婉琼变成那样！

“没那么严重好不好？我还想活着结婚，生子：”看到宁宁眼中闪出泪光，何婉琼只得振振，用力拍拍她的肩。

“可是连心理医生对你的病都没办法了……”宁宁抽出一张面纸拭泪。

何婉琼翻了个白眼。“我又不是患了绝症。我这个病叫心病，人家不是说心病还要心药医吗？所以……”她深深吸了口气，将沉重的畏惧给厘回去，加自己的勇气。

跌入乌龙情关

宁宁吸吸鼻子，专注的望着她。“所以怎样？”她急切的摇了下何婉琼的手。

“所以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去见灰飞！”她勇敢的。

去见那个刀疤先生、忐忑瞪大双眼：“你要去见那个灰飞先生“你听到他的名字都还在发抖耶！你看，你又在冒冷汗了；”宁宁指指她的额头，细小的汗珠不断出她惨白的脸庞。

何婉琼死如归的抹抹脸，口气坚决，“为了我的将来，我的幸，我非这么做不可！”

路边一家典雅，摆设温馨的咖啡店里头，此时午后时分，除了几对情人座里的情侣外，就剩隐密的角落里，一个戴墨铄的女孩和一位秀气的长发女孩。她们两个此刻正头碰头，秘兮兮的耳语着。

“我已经打听过了，他没拿的时候，几乎天天这个时候会来这里喝杯咖啡，我们在这里等，他应该等一下就会来了；”戴墨铄的就是何婉琼，她正对仔细听的宁宁说道；

“嗯；你墨铄不拿下来吗？”

“不了，我必须见行事，最好先不要让他认出我，然后我再观察他的表情，看他今天的心情如何；不过，

依据三年多前和他相处那几天的经验来看，他那张脸永远都是一个表情，除了那天准备置我于死地时除外；”那天他的嗜血表情是她一生的恶梦。

“他长得什么样子？来了的话我好告诉你；”宁宁警的不时朝门口偷瞄，这种类似警察抓小偷的心态让她乱兴奋一把的。

由于何婉琼所坐的位子背对着大门，而她对面的宁宁则是面对大门，所以通报她灰飞到来的任务便落在宁宁的身上了。

“他很好认：他长得很高，我最后一眼见到他时他留着三分平头，身材比阿诺还壮，不太爱笑，还有……他的右脸颊有一道约五，六公分长的疤；”何婉琼难过的垂下头。

宁宁的线定在刚跨入咖啡店的那个巨人身上，低着头忏悔的何婉琼没看到她惊叹的表情。

“如果你形容得没错的话，那这位刚走进来的巨人肯定就是我们要等的灰复先生了。”

乖乖，以他那种体型，当年婉琼没被他掐死真可算是奇了！他看起来像是手轻轻一挥，就会有人飞到墙上去摔扁的那种怪物。

难怪婉琼会作了三年多的恶梦了，宁宁终于了解，她想，如果是自己被那只巨人手掌给扼住脖子的话，只怕不消三秒，便香消玉殒了。

何婉琼的身子僵住了，动也不敢动，“他坐在哪里？”她紧张的问，连头也不抬。

“他还在走：”宁宁盯着的身影，随着的移动而摆动头颅；然这一转，她才发现不。是她，咖啡店里有好几只眼睛也全跟着灰飞先生移动，除了服务生外，看来灰飞先生早已是这里的常客了二仙坐下来了，那一定是他的老位子，因为服务生将桌上的牌子给拿走，服务生弯身问了什么，他点点头，服务生离开了；坐在我们斜对角，最角落的那个位子，志器芒将实况转播给全身僵硬的何婉琼听。

“那……何婉琼刚要问他有没有环顾四周时，就被宁宁给打断。

“等等！刚进来的一个女人走近他，在对面坐下她不便了。

何婉琼不敢抬头只等她开口，而宁宁探究的眼则是在那对男女身上停。

空气似乎沉闷得令人窒息，何婉琼僵直得有如冰水

里的毛毛虫，无法动弹的期望宁宁开金口。

“到底怎样啦？”她终于忍不住的低声叫嚷，要宁宁尽速提供情报；

“别急。”宁宁抽空回头嘘了何婉琼一声，“那两个人都动静，我能说什么？”她不悦的小声斥道。

真怪了，按理说，不管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坐在跟你同一张桌子轨，正常人应该都会好奇的抬头望一下来人的容貌才是，灰飞先生不是，他自始至终都在对他摊在桌上的几张纸皱眉，连抬头望一眼都懒，也许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对面坐了位美艳的女人。

“他有没有看到我们这边来？”何婉琼紧张的问道。

“你放心，我看他现在对放在他面前的那钱张纸，比对任何事物的兴都还要来得大，他连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位美女连看都没看一眼。”宁宁嘲讽道。

“是吗？”何婉琼深吸口气，勇敢的抬起头来，目光朝宁宁跟她过的斜对面角落望去。果然，灰飞就坐在那里：她打了个冷颤，口气有点畏缩，“他一点都没变。”还是那么魁，高大，可怕。

虽然她们和他中阂隔了有段距离，但何婉琼还是能

感觉到他浑身上下所散发出来的迫人压力，她的心理又作祟的顿觉自己的呼吸又困难了起来。

“婉琼，你看那个女的会不会是他的女朋友？”宁宁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语气问

“女朋友？”何婉琼因为宁宁的问句，转而将线调向灰爪对面的那个女子，但从她这个角度看过去无法看到什么，“看到一头大波浪的性感髻发。

她的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，如果灰飞真的交了女朋友的话，那就表示有女人并不在意他脸上那道狰狞的疤痕，灰爪也不会因为自己脸上的疤而对她念念不忘。

有时候，她真的觉得自己的恶梦来源除了本身的罪恶感外，也许还有灰爪的念力在作祟。

“是啊，如果不是他的女朋友，怎么会一进来，那么多空位子不坐，偏偏就坐在灰飞先生的对面？”陌生人一见到灰先生的块头，怕不早就退避三年了。

“你说得有理喔；”何婉琼心里的希望火花愈燃愈亮。

“我们去坐在他们附近要不要？离那么远我们是无法听楚他们的谈话的；”宁宁小声建议，她真的很好奇他们两个的谈话内容。

何婉琼吓得直摇头，“不要，不要！他会认出我的；”她怕死了。

“不会啦！你墨镜不摘下来的话亲行了，而且他的注意力全放在那几张纸上，不会注意到你的。”宁宁试图说服她。

“问题是，我现在跟他离那么远都觉得呼吸困难了，若真坐到他附近的话，我会窒息死掉的。”何婉琼垮着的脸一片惨白。

“就是这样你才必须坐到他附近去，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呀！而且，是你自己要来见灰飞先生的喔！”宁宁提醒她。

“我已经见到他了，垣对我的心病已产生了莫大的帮助。”何婉琼忙不迭的说，觉得自己已储备了更多能量，能够与亚j梦对抗了。

“何婉琼，你是个胆小鬼；”宁宁开始板起脸。

“先别生气，你回头看看，那个女人是不是在些什么？”何婉琼嘘她一声，看到那女人颇为激动的挥了下手臂；

宁宁飞快的回头，刚好看到美女又挥了下玉臂：此时，她体内的好奇心与刺激感终于打败了始终与之交战

跌入乌龙情关